

# 西南联大： 特定历史时期的大學文化

江渝 ◇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 西南联大

## 特定历史时期的大学文化

江渝 ◇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联大：特定历史时期的大学文化 / 江渝著. --  
成都 :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 - 7 - 5647 - 0623 - 4

I. ①西… II. ①江… III. ①西南联合大学 - 研究  
IV. ①G649.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5351 号

## 西南联大：特定历史时期的大学文化

江 渝 著

---

出 版：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  
大厦 邮编：610051）

策划编辑：徐守铭

责任编辑：杜 倩 徐守铭

主 页：[www.uestcp.com](http://www.uestcp.com)

发 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成都市海翔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5 mm × 210 mm 印张 10.75 字数 248 千字

版 次：2010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647 - 0623 - 4

定 价：35.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本社发行部电话：(028) 832202463；本社邮购电话：(028) 83208003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不能忘却的纪念（代序）

江渝

对于西南联大<sup>①</sup>，过去我只有一点简单模糊的概念。真正使我对它产生兴趣并欲一探究里，则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

2007年秋，我受友人之邀初次造访位于昆明莲花池畔的云南师范大学（即西南联大旧址），友人介绍说，校园中有一西南联大纪念碑，系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人称“三绝碑”，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于是前往拜谒。只见此碑虽不算高大宏伟，但显得古朴庄重，文雅典丽。待立于碑前，细读碑文，即被深深吸引，顿觉一股豪气盈胸。碑文约有千字，骈散间行，一击三叹，通篇文采飞扬，意蕴深广，气势恢宏，读来令人荡气回肠。那段已渐渐被人淡忘的过往历史，一下在我眼前清晰起来，鲜活起来。此后几天，碑文中的西南联大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使我产生了想要进一步了解、研究这所特殊大学的强烈愿望，哪怕只是撩起厚重的历史帷幕之一角，则我心足矣。于是我开始关注和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信息，并终成此书。

关于西南联大纪念碑，我想再多说几句。

1988年，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50周年，为此，清华大学在清华园内立碑纪念。纪念碑为两面，正面碑文约200字，简述联大历史；背面镌刻藏头诗一首：“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

1989年5月4日，值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亦决

<sup>①</sup>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本书中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

定在校园内为西南联大立碑，几经商讨，大家认为最佳方案即是复制一块“三绝碑”。在北京大学勺园的复制碑落成典礼上，时年已94岁高龄的冯友兰先生亲手为纪念碑揭幕，并援引自己43年前撰写的碑文对记者说：“西南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今天，联大精神仍应弘扬之。”

2005年12月，在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之后，冯友兰先生的女儿、西南联大校友、著名作家宗璞等致书清华大学领导，倡议清华大学复制和竖立西南联大纪念碑。倡议书指出：“西南联大与抗战八年相终始，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培养出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堪称世界一流的杰出人才。这在三校校史，以至整个中国教育史上应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总结、继承、发扬。冯友兰先生代表西南联大所撰写的纪念碑文，正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文字优美，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清华学子不可不读。”宗璞等人的建议得到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赞同，清华大学亦表示同意此建议。2007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日，其间，清华大学隆重主办纪念活动。在纪念碑落成揭幕仪式上，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发表了讲话，高度赞扬西南联大的历史功绩，其中有联曰：“九学年刚毅坚卓育英才，七十载薪火传承铸丰碑。”与此同时，南开大学也复制了西南联大纪念碑立于校园之中，复制碑由南开大学历史系77级校友李德福捐资，著名画家、南开大学教授范曾题写了碑记。

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sup>①</sup>先后都复制了西南联大纪念碑这件事，可以看出三校对它的认同和看重。杨振宁先生就曾经评价说：“这篇碑文写得非常之好，西南联大的精神、西南联大的意义、西南联大的影响，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了。”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便决定以此碑文为提纲和指南，同时也觉得用

<sup>①</sup>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本书中分别简称北大、清华、南开。

它来作为本书的序，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sup>①</sup>

冯友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为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前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

<sup>①</sup>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在后文中简略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间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嵇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遇难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烧燎。  
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  
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  
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 目录

<b>第一章 流亡大学 使命在肩</b> .....	(1)
一、南渡西迁——完成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转移 .....	(1)
二、自我定位——以维系民族文化血脉为己任 .....	(9)
三、“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 .....	(13)
四、西南联大与云南 .....	(20)
<b>第二章 一“联”到底 共克时艰</b> .....	(29)
一、三校传统与联大精神 .....	(29)
二、校歌校训——西南联大精神的具体体现 .....	(39)
三、团结必坚——西南联大成功的坚实基础 .....	(43)
四、三个一相加之和大于三 .....	(58)
<b>第三章 教授治校 制度体现</b> .....	(66)
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嫁接 .....	(66)
二、严于律己的大师风范 .....	(73)
三、“从游”景象——新型的师生关系 .....	(80)
四、民主与自由——西南联大精神的灵魂 .....	(94)

<b>第四章 育人理念 通识为先</b>	(100)
一、大学教育是培养“通才”还是“专才”	(100)
二、完美人格——教育的最终目的	(108)
三、大师云集——阵容鼎盛的师资力量	(114)
四、“通才教育”观指导下的课程设置	(121)
五、思考与启示——“金字塔理论”	(133)
<b>第五章 学术自由 精神盛宴</b>	(139)
一、学术自由之探幽发微	(140)
二、学术自由——西南联大的基本价值观	(144)
三、中国的“皇家学会”	(150)
四、学术上“谁也不怕谁”	(159)
五、妥协与对抗——为维护学术的尊严	(173)
六、西南联大的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	(178)
<b>第六章 知识救国 文化抗战</b>	(186)
一、知识是唯一的救星	(186)
二、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	(190)
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196)
四、中兴业 须人杰	(204)
五、联大独有的“两高”“双抢”现象	(208)
六、“中国元素”与国民之责	(218)
<b>第七章 峥嵘岁月 甘苦同担</b>	(226)
一、跑警报——战时风景	(226)

二、西南联大被炸纪实 .....	(234)
三、物价涨上天 教授摆地摊 .....	(244)
四、清华服务社与美军“飞虎队” .....	(250)
五、学会生存——读书兼差两不误 .....	(253)
六、茶馆里“泡”出来的作家、科学家 .....	(257)
<b>第八章 社团活动 校园文学 .....</b>	<b>(264)</b>
一、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	(264)
二、联大学生的课余生活 .....	(269)
三、“大一国文”读本与中外文系之争 .....	(272)
四、独特的创作群体与多元的文学图景 .....	(283)
<b>第九章 民主堡垒 思想前沿 .....</b>	<b>(298)</b>
一、校内政治力量的分化 .....	(299)
二、学生文化对教师文化的影响 .....	(303)
三、从“倒孔”运动到“一二·一”惨案始末 .....	(311)
四、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互动 .....	(318)
<b>主要参考文献 .....</b>	<b>(327)</b>
<b>后 记 .....</b>	<b>(331)</b>

# 第一章 流亡大学 使命在肩

## 一、南渡西迁——完成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转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蒋介石正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关于国是问题的谈话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与陈岱孙、浦薛凤、顾毓琇、庄前鼎等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应邀参加。7月10日，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急转梅贻琦，称：“和平望绝，战机已迫”，同时，潘光旦、沈履、郑天挺等人联合北大等校教授密电在庐山与会的梅贻琦、胡适、蒋梦麟等人，希望他们能劝导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高层：“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敌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sup>①</sup>

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郑重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并提出“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等解决

<sup>①</sup>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卢沟桥事变”的四项条件，随后致电宋哲元、秦德纯：“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勿受其欺为要。”与此同时，东京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日军侵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

7月29日，北平沦陷。北大、清华被日军占领，其后南开更是几乎被炮火夷为平地。“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为了维护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递延，为了保住国家的人才资源，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倡议下，国民政府决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湖南长沙，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下简称临大）。此事经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与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方决定实施。1937年8月，教育部发出一道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sup>①</sup>蒋、梅、张等人在获悉指令后，先后赶赴长沙开展筹备工作。当时正值暑假，三校师生也从四面八方向长沙集结，于是，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知识分子大转移由此拉开了序幕。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筹备，1937年10月25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

长沙临时大学并无自己的校产，而是租用长沙圣经学校、49标营房、涵德女校和湖南大学的校舍使用。因为到校学生有将近1500人，校舍不敷使用。无奈之下，只好将文学院改设于南岳圣经学校分校（时称长沙临大南岳分校），有人在这里的一些庙宇

---

<sup>①</sup>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房门上看到贴有“行政院”等机关名称的纸条，不知是否国民政府也曾打算迁到南岳来。

临时大学综合了北大、清华、南开原有的院系设置。机械系航空组暂时在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寄读；化工系在重庆大学寄读。全校共设 17 个系。截止到 11 月 20 日，在校学生共有 1452 人。其中清华学生 631 人、北大学生 342 人、南开学生 147 人；新招学生 114 人、借读生 218 人；教职员共有 148 人。就这样，长沙临时大暂时躲过了战火硝烟，得以偏安于中国南方一隅。

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柳无忌的日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形：“七七事变之时，我任教的天津南开大学首当其冲被炸，住宅为日军占领。当时我正与妻子在上海度暑假，忽然接到南开当局的通知，说南开已与北大、清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即将开学，要我立刻前去参加。这消息确令我好不兴奋。于是，我趁上海战事激烈之际，离别了父母、妻女（在炮火的洗礼中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孩子），只身首途，到达长沙。随即与第一批临时大学文学院教授，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叶公超等十余人，乘长途汽车来到南岳山中临大文学院校址，那已是 11 月 3 日的事情了。”“文学院学生约 80 余人，他们来到（11 月 16 日）后，南岳山中顿时热闹起来。这学期只上课两月，自 11 月 19 日至下一年 1 月 20 日，学生读书不易，既无课本，亦缺少参考书，教室内一块小黑板还是后来才搬进来的。考试成绩不差，大概是死记笔记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未可非难。”<sup>①</sup>

在有如世外桃源般的南岳山中，教授们的生活又逐渐恢复了

<sup>①</sup> 柳无忌：《南岳日记》，见《柳无忌散文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年，第 101 页。

正轨，除了读书、教书、写书，有空也去爬爬山，雅兴上来还写写诗，以此打发近乎与世隔绝的寂寞时光。比如北大教授容肇祖就用当时文学院十几位教授的姓名和字号写了几首打油诗，也被柳无忌记入日记中：

冯蘭雅趣竟如何（冯友兰）

闻一由来未见多（闻一多）

性缓佩弦犹可急（朱自清）

愿公超上莫蹉跎（叶公超）

鼎沈洛水是耶非（沈有鼎）

秉璧犹能完璧归（郑秉璧）

养仕三千江上浦（浦江清）

无忌何时破赵围（柳无忌）

从容先着祖生鞭（容肇祖）

未达元希扫虏烟（吴达元）

晓梦醒来身在楚（孙晓梦）

皓岚依旧听鸣泉（罗皓岚）

久旱苍生望岳霖（金岳霖）

谁能济世与寿民（刘寿民）

汉家重见王业治（杨业治）

堂前燕子亦卜荪（燕卜荪）（此绝系冯芝生作）

击鼓鸣冤卜得先甲与先庚（周先庚）

大家有喜报俊升（吴俊升）

功在朝廷光史册（罗廷光）

停云千古留大名（停云楼是我们的宿舍）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时局又生变故，平静的山居生活很快就被空袭警报声打破，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亦岌岌可危。师生们最关心的是学校飘摇、渺茫的前途，对此传说纷纭，这弦歌不绝之声究竟能维持到几时？

而此时在长沙临大的本部，学生们已无心读书，纷纷要求上前线，校园内掀起了又一轮的从军热。面对学生们高涨的爱国热情，学校及时颁布了《长沙临时大学关于学生参加国防机关服务的优待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给予鼓励。《办法》规定：“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本校准为保留学籍并得以随班考试，分数作为学期成绩。”也就是说学生们完成直接参加抗战的夙愿后，还可回校继续完成学业，抗战求学两不误。学校还同时成立了长沙临大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为报名从军的学生提供方便。从十二月份公布《办法》到一月份长沙临大结束之前，“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295人”，“这些同学的去向大致可分为两类，学习工程技术的同学大都到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其余的大部分都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少部分去延安学习”。<sup>①</sup>这一次从军的人数大约占了当时在校生总数

<sup>①</sup>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的五分之一。甚至有同学表示“将来或许到大别山一带发动游击战”。那种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定神情让老师们感动得不住慨叹：“中国，如得复兴，全在青年人身上！”<sup>①</sup>

1937年底，战火逼近长沙，情急之下，作为临大最高领导之一的蒋梦麟当面请示蒋介石，请求将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更为安全的地方。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三校的迁移已不是一次简单的学校迁址，而是关系到保持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命脉的战略转移。联大教授、著名物理学家任之恭就曾说：“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因而，这保护高等教育的战斗也就是这些价值积极和强有力的表现。”<sup>②</sup>当时在沦陷区，已有近百所高校遭到严重破坏，据以外交官身份常驻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的观察报告指出：“蒋梦麟说，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骨干力量究竟能不能为了将来而被保存下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在战争时期失去培育英才的教师队伍，从而陷于更大的混乱。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损害已经极其严重了。”<sup>③</sup>

1938年1月19日，最高当局终于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而云南远在三千多里以外的西南边疆，向来被外界视为瘴疠之地，从湘西到云贵高原，一路上都是崇山峻岭。那样偏远的地方大队人马怎么去？师生们将面临一次更加遥远也更加艰辛的长途迁徙。

---

① 柳无忌：《南岳日记》，见《柳无忌散文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106页。

② 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太原：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年，第102页。

③ 陆惠勒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71页。

1938年1月底，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便开始西迁，所有人员分三路入滇。第一路乘火车由长沙经粤汉、广九铁路到香港，再乘船到海防，由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第二路由陈岱孙负责带队，从长沙经桂林、南宁、河内和滇越铁路入滇。陈福田、叶公超教授则在香港负责办理中转学生的事务；第三路为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校方在布告中称：“查本校迁滇原拟有步行计划，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步行队到昆明后得将沿途调查或采集所得做成旅行报告书，其成绩特佳者，学校予以奖励。”<sup>①</sup>旅行团长为东北军黄师岳中将，有三位军官分任参谋长和大队长。随团还配有炊事员和大夫，有两辆卡车装载行李。学生284人组成18个小队，黄钰生、曾昭抡、李继侗、闻一多、袁复礼等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任主席。时年40多岁的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不顾体弱，毅然参加步行团。他对学生们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15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大城市教大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山区农村隔绝了，特别是祖国的大西南是什么样子，更无从知道。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sup>②</sup>大家一路上历尽艰辛，但闻一多却焕发了青春，自感“童心复萌”，并挥笔画了50

<sup>①</sup>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sup>②</sup> 刘兆吉：《闻一多先生和学生一起步行三千里》，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3页。（在后文中简略为《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